

75.9.4 2103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百三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抗日史料

转战豫中	陈正风(1)
鲁西豫东抗战中的第三十二军 齐国椿 陈锐霆 张尊光(25)	
追忆南阳保卫战	董永昌(38)
安阳守卫战前后	陈家珍(46)
潍县乐道院集中营真相	韩同文(53)

文化史料

我从事戏剧工作的经历	吴祖光(75)
我的求学之路	张志公(86)
张大千在青海	贾永琢(103)

人物述林

范汉杰的人生历程	李以助(107)
解放前夕的李汉魂	承纪云(124)
我们所知道的戴季陶	徐晓林 陆雅乾(135)

工商经济

- 抗战前的国民政府审计部 季树农(150)
- 旧中国所得税创办初期人事制度简述
..... 谭子薪 张 森(160)
- 旧中国直接税的回顾 倪 镇(173)
- 旧中华邮政人事制度一瞥 毛祖培(182)

政治史料

- 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 文 强(194)
- 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统治 何耿光(205)

补充·订正

- 对《蒋经国与青年军》一文的补正..... 程金荣(214)
- 对《津塘蒋军被歼纪要》等文的补正..... 胡啸华(215)

抗日史料

转战豫中

陈正风*

1944年4月18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中原会战。当时我任第一战区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参谋处中校作战参谋兼军长刘昌义的侍从参谋，曾跟随刘昌义转战于中牟、新郑、长葛、许昌、襄城等地，一路上与日军反复拼杀，浴血苦战，历尽艰险，予敌重创。虽已事隔近半个世纪，但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会战前敌我之态势

暂编第十五军于1941年下半年在偃师县缙氏镇成立，军长是刘昌义中将（河北高阳人）。辖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刘耀军，河北良乡人）一个师，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序列。我在中央军校第一分校第十七期毕业后，即到该军任职。次年十月，暂编第十五军奉命移驻西平县，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指挥。1943年11月，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总部由安徽阜阳移驻河南禹县，改辖暂编第十五军、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和泛东挺进军（总指挥陈又新）。当时，暂编第十五军正在新郑整训，担任中牟一带新黄河河防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奉命归属本军。

* 作者当时系暂编第十五军参谋处作战参谋兼军长的侍从参谋。

刘军长本人虽系行伍出身，但十分注重军官们的学历、部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他延聘、接纳了许多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毕业于东北、西北、保定、云南讲武堂的老军官来部队任职。部队在新郑整训后，连以上军官几乎全部进行了调整和更换，面貌较前大为改观。当时，军长以下的军官主要有：中将副军长李强（江西人，黄埔第一期）、少将参谋长赵蕴奇（东北人，陆大干训班毕业）、暂编第二十七师少将师长萧劲（湖南人，留德生）、第七十九团上校团长刘耀军（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练习队练习生，此时由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降为团长）、第八十团上校团长张少泉（湖南人），第八十一团上校团长王××、新编第二十九师中将师长吕公良（浙江开化人，黄埔六期）、第八十五团上校团长杨尚武（湖南沅江人，陆大毕业）、第八十六团上校团长姚俊明（陕西人，西北讲武堂毕业）、第八十七团上校团长李培芹（山东人，黄埔军校毕业）、辎重团上校团长傅中枢（江苏吴县人，黄埔十期）等。营、连级军官也都有学历，排级军官中军校毕业者约占 1/3。除军佐外，全军行伍出身的军官已为数极少。

1944 年 3 月初，我们从军令部和集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情报中得知，日军已修复黄河铁桥，在黄河北岸集结了大量兵力，加紧准备进犯中原地区，企图打通平汉线南段。战前，本军情报部门获悉，当面之敌是日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以及骑兵第四旅团等部，约 15 万人。

4 月初，第二十八集团军调整部署，命暂编第十五军暂编第二十七师担任中牟境内的新黄河河防；新编第二十九师守卫许昌。当时，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滹沱张村；所属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防守新黄河南岸第一线阵地；第八十一团作为预备队驻师部附近。该师武器装备差，新兵多，战斗力不强。新编第二十九师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其主力驻许昌，第八十六团驻新郑、和尚桥等地。

暂编第十五军军部驻新郑西南二公里的大高庄，军直属部队驻城西二公里半的杨庄。军长刘昌义住在城内的一所大房子里，跟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中尉侍从副官焦田来（新郑县陵岗村人）和 8 名卫士。我就住在军长住所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作为军长的侍从参谋，我必须时刻不离军长左右，以便完成军长交给的任务。

暂编第十五军左、右两翼的友邻部队分别是第八十五军和泛东挺进军。第八十五军以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和预备第十一师（师长赵琳）担任郑州、广武一线河防和对邙山头日军桥头堡的监围，第二十三师（师长张文心）守卫密县。泛东挺进军负责守卫中牟以东尉氏、扶沟等地的河防，并策应郑州、中牟、许昌等地的战斗。

刘军长督师上火线

1944 年 4 月 18 日凌晨 2 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门外传来侍从副官焦田来的声音：“陈参谋，快起来吧！刚才参谋长给军长打来电话，说暂编第二十七师在中牟与日军接上火，叫你快点去。”焦田来说完便跑回去了。我意识到情况紧急，匆忙穿好衣服，跑步来到军长的屋内。

刘军长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抽烟。停了一会儿，他说：“刚才接到参谋长的电话，今天零点暂编第二十七师在中牟与日军接火了。集团军总司令部来电，命我们火速驰赴中牟迎敌。你快去整理一下应用的东西，我们马上出发上前线。”我说：“报告军座，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只有你和我吗？军部是否也一同前往？”军长说：“军部在大高庄不动，副军长和参谋长也都不去，就是你跟我去。我们带着特务连，军官队也让他们跟着去。”我说：“军座，特务连是必须要带的，可是军官队多数是军佐，有些是戴眼镜的书呆子，在战场上没有什么用处。是否就近从驻新郑的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调一个营随同前去，军官队就不用带了。”

军长说：“也好，我写手谕，你拿去找姚团长，让他派一个营来。不过军官队还是要带，让他们当传令兵也行，怎么说没用呢？你赶快去办，命令他们天亮时在东门外集合，别耽误时间。”

我领命后，首先前往第八十六团，向姚俊明团长传达了军长的命令，接着又赶到大高庄军部，从译电室和参二科分别取出所需的密码本和军用地图。当我回到住所时，天已拂晓。我将各种应用之物、枪支弹药收拾停当，才去向夫人孟梅告别。孟梅听了我的告别话，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后来她在随军部转移至遂平嵯峨山时，被日军野炮击中身亡，年仅22岁。

我告别了孟梅，急忙来到军长住处。我们刚走出大门，就遇上了日军飞机的空袭。卫士们举着捷克式七九步枪不停地对空射击，我和刘军长、焦田来急忙翻身上马，冒着日机的轰炸和扫射，朝东门外奔去。此时，军部特务连（上尉连长张广勤）、军官队（中校队长赵洪超）和第八十六团第二营（营长胡光耀）已集合完毕。刘军长到后，作了简短的训话，交待了出发的目的，命令各队以急行军速度前进，并许以先到中牟溱沱张村者有奖。

一路上，我们一行十余人策马疾驰，恨不得一下子赶到前线，中午12时许，到了新郑县城东北约40华里的薛店镇。焦田来问军长是否在此稍事休息，吃些饭再走。军长说，要争取时间，到溱沱张村再吃饭。

离开薛店不远，我们遇上了暂编第二十七师运送病号、军官家属和行李向后方转移的30余辆大车，其中有师长萧劲的夫人和一名副官。刘军长对那位副官说：“你们一路上要严守纪律，不得扰民，否则枪毙。”说罢，我们继续赶路。

激 战 中 牟

18日下午3时许，我们到达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地溱沱张村。军官队、特务连以及第八十六团第二营，于日暮前也先后到

达。在师部里，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萧劲向军长刘昌义汇报了该师当日的战斗情况。

18日零时前后，日军利用原已占领的中牟县城作为掩护，分兵两路由县城以东的邢庄、荣庄、傅庄和以西的三王等处渡过新黄河，向暂编第二十七师阵地发起进攻，并不断扩大渡河面，使后续部队加快渡河速度。我军当即奋勇抵抗，因武器很差，只得以投掷手榴弹为主与日军进行近距离战斗。激战至天明，小李庄、小辛庄、桃村李、大潘庄、洞上等第一线阵地相继被突破。此后，我军利用房屋、沟渠、树林为掩护，先后在姚家、刘巧、念罗、坡刘等村庄节节抵抗。目前正与日军相峙于树头村及其以东的沙丘地带。萧劲还说，暂编第二十七师凭借黄河天险和阵地工事都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此刻在没有工事的开阔地上，要将日军驱逐回黄河北岸就更难了。军长听着萧劲的汇报，不时紧锁双眉，脸上流露出不满的表情。他认为，在此战况激烈、战局恶化的危急关头，身为师长的萧劲应当亲临火线指挥作战，而不应当仍旧坐守师部。

晚9时许，我陪军长与萧师长在一间茅草屋里共进晚餐，并讨论反攻计划。吃饭间，日军打过来的炮弹不时在离师部不远的地方爆炸，并有人进来报告部队不断后撤，日军已逼近师部。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刘军长虽已是一天粒米未进，但此时却举箸而难以入口。暂编第二十七师三个团早已投入战斗，师部已无预备队可派。刘军长命令萧师长立即上火线督战，组织部队反攻，并对我说：“咱们把胡光耀营、特务连和军官队都带上去，非把日军赶回黄河以北不可。”

4月19日2时许，我奉命集合队伍随军长出发。我们越过砚台寺，向北搜索前进。当胡营先头连进至黑牛张村边时，被村内的日军发觉，当即展开了战斗，刘军长命胡营的另外两个连迅速迂回到村庄的东、西两侧，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又令特务连、军官队紧随先头连从正面强攻，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手榴弹

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军官兵冒着密集枪弹冲进村内，日军遗体数十具向北败退。战斗中，我方亦伤亡 50 余人。与此同时，暂编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和第七十九团也分别攻占了坡刘和彦张村。此时天已微明，我军乘胜追击，克服了大汾店、罗宋、大庄等据点，中午前已推进至刘巧附近。当时我军如果有后续部队，是能够把日军赶过黄河的。

中午时分，赶来增援的日军步、骑兵千余人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对我军右后方发起围攻。官兵们轻装上阵，激战竟日，午餐无着，饥困交加，已是精疲力竭了，且无后续部队增援，只得逐次后撤。我们作战的地区是沙土地，难以构筑工事，而且地势平坦。我军就利用房屋、断壁、沟渠、树林、麦地阻击日军，以手榴弹、迫击炮予敌以杀伤。

下午，我军撤至祥符刘、树头村、单家、潭沱张一线顽强阻击，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自开战以来，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伤亡人数已达两千左右，刘军长的卫士张明和四名军官队队员也都阵亡了。当晚，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移驻八岗，部队也收缩在八岗周围地区继续阻击日军。

刘军长带领胡营、特务连和军官队来到八岗，独自躺在师部的一间草屋里闷闷不乐，我和焦田来站在一旁一再安慰他，劝他吃饭、休息。对于刘昌义此时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战斗紧张之际，刘军长曾直接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右翼的刘耀军第七十九团作战，使得师长萧劲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乱了指挥系统，因此二人之间产生了矛盾。特别是一天来的战斗由胜转败，部队伤亡严重，更使刘军长焦虑不安。

4 月 20 日，我军击退了日军的几次小规模进攻，战况相对平静。泛东挺进军张清秀旅奉命由八岗东南的黄店附近攻击日军侧翼，以策应暂编第二十七师作战，但遭到了日军的猛烈反击，被迫撤退。当晚，我们收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电报，命刘军长率部在中牟继续阻击日军的进攻。

4月21日清晨，日军集中火炮和重机枪，猛烈轰击和扫射八岗村，外围阵地前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师长萧劲要求撤退，而刘军长则命令他拼死坚守，因而暂编第二十七师又坚持了一天。

日落后，八岗以北一公里的绪张村被日军攻占，师部的北面已失去了屏障。刘军长命令萧劲火速派兵夺回绪张，而萧师长则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并再次提出撤退的意见。二人各持己见，最后刘军长说：“坚持战斗，死不后退。”萧劲不答话，出门而去。刘军长对我说：“萧师长不服从命令，我也奈何不了他，现在只好由咱们来计议退敌之策了。”

当时，我们虽然无法搜集情报，不了解整个战局，但从日军两天来一直未对八岗发起大规模强攻这一点判断，就可知其主力业已绕过我军西进，此刻郑州、新郑很可能已沦入敌手。我们虽是被困敌后孤军作战，然而只要能守住八岗一带，就可以牵制住一部分日军，为友军减轻一些压力，况且汤恩伯也命令我们在此阻敌，所以不能撤。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驱逐绪张村的日军，以解除其对八岗正面的威胁。但此时刘军长对暂编第二十七师指挥无效，只好带领自己的随身部队出击。

当晚8时许，刘军长在没有通知萧师长的情况下，就带领特务连、军官队离开师部，径往八岗以西的胡营阵地。我们与胡营会合后，即向右迂回至绪张村以西约800米的一片杂树林里。经过几天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胡营和配属的迫击炮排仅剩400余人，特务连和军官队尚有130余人，总共加起来也只有500多人了。刘军长以胡营为冲锋队，特务连和军官队编为援队，将迫击炮阵地设在杂树林内，要与日军决一死战。我建议将冲锋队分为两队，一队由我带领从西街口冲入；另一队由胡营长带领绕至绪张以北接近村缘冲入；军官队由赵队长带领，从村南侧佯攻；军长带特务连为援队。刘军长同意我的意见，但坚持要亲自带队冲锋，同时命令军官队要先于冲锋队发起进攻，以使日军误认为是

暂编第二十七师部队出击，从而分散其注意力。最后，军长命令我带领特务连为援队，观察周围的情况，在冲锋队前进时指挥迫击炮排向绪张村内的日军射击，然后带领特务连跟上去，待冲锋队摸进村内，手榴弹一响，立即吹起冲锋号。

晚9时30分，刘军长和胡营长各率领一支冲锋队出发，我即命令迫击炮排开炮。刚打出五发炮弹，我还在观察弹着点时，射击忽然停止了。我急忙提着手枪奔至炮位查看，方知炮弹已全部用尽。我只得命令留下一个班看守三门迫击炮，其余两个班归属特务连，随军长所带的冲锋队之后迅速跟进。

侵入绪张的日军，约是一个前哨中队，此时正在假眠，以待拂晓出击。日军原以为暂编第二十七师已丧失战斗力，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遭此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向村南部聚集，盲目射击。当刘军长和胡营长率领的冲锋队自村北和村西冲入绪张，出现在日军的后背和右翼时，日军才发觉，但还未来得及调转枪口，冲锋队投出的手榴弹就如同冰雹一般落入敌群。我立即命令号兵吹起冲锋号，并带领援队冲进村内，和冲锋队一道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日军打出了几颗信号弹，但为时已晚，这100多名日军在我军的手榴弹和刺刀之下毙命，我军夺回了绪张村。

夜10时30分，我发现绪张以北和八岗的西北方、东方都升起了日军的信号弹，而且由远而近，就立即报告了军长。此时八岗方面已无枪声，暂编第二十七师的情况也不得而知。如果日军攻占了八岗，我军的退路就会被截断，于是刘军长下令速回八岗。

昼伏薛店

部队撤离绪张，经原路返回，行至八岗西街口时，发现暂编第二十七师在此设置的警戒部队已经撤离。刘军长留下几名士兵担任警戒，急忙来到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地，见里面已空无一人，始知萧劲已带领部队撤离了。但刘军长仍希望能找到暂编第

二十七师，就命特务连沿街向东寻找。特务连刚走到东街口，就与冲入村内的日军遭遇，双方展开巷战。与此同时，留在西街口的数名警戒也跑来报告，说从西北方向进攻的日军已接近西街口。此时我军已是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刘军长急令部队经南街突围。在南街出口处，部队被暂编第二十七师设置的鹿砦所阻挡。我军只得一面阻击从东、西两面冲入村庄的日军，一面加紧拆除鹿砦。仗打得很惨，由于我军是几百人拥挤在一条狭小的街道上作战，部队既无法展开，又无工事可作依托，所以伤亡很大。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将街口的鹿砦扒开了一个约一米宽的豁口。当我军由此撤往村外时，日军集中火力封锁豁口，又有不少弟兄伤亡，重伤员们也因无法救出而惨遭日军杀戮。

4月22日零时左右，部队撤离了八岗。刘昌义虽曾估计到新郑已被日军占领，但还是希望能与军部会合，以便重整旗鼓再战。他命令胡光耀率第二营快速返回新郑寻找军部，自己带领特务连和军官队随后跟进。

黎明时分，部队从东门进入了薛店。此时的薛店较之四天前我们经过时已是面目全非，一片凄凉。镇内镇外看不到一个行人，绝大多数老百姓为躲避战火已远走他乡，少数未来得及逃走的全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所有的院门、屋门都被推倒或砸坏，粮食、财物和家禽家畜被洗劫一空。我随刘军长走进一座小院，看见一位老汉倒在血泊中，屋内的床上躺着一具披头散发的裸体女尸。我们又来到大街上，见路当中有几十堆麦秸，周围布满了洋马蹄印和许多炮车留下的车辙。

此时天已大亮，为了避免白昼行军可能造成的无谓牺牲，军长刘昌义决定就地宿营，待天黑后再行动，于是部队就在丁字街北口中药铺门外的大槐树下休息了。刘军长命令特务连在镇的四门设置了望哨。上午9时和下午3时许，我们发现先后有两股日军共约数千人，分别沿着薛店以北2000米外的大道由东向西行进，很可能是去进攻密县。

当天中午时分，特务连张连长送来了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孩，这是我们数日来在战场见到的唯一活着的老百姓。但其面容、神情、言谈、衣着不像讨食的乞丐，形迹有些可疑，有些像我们曾抓到过的日军奸细。在一时无法弄清其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为了不冤枉好人，同时又预防万一，我们决定将这个小孩暂交特务连看管，给吃给喝不许虐待，到我军离开薛店时再放他走。

这一天好像过得特别慢，大家都急切盼望天早点黑。军长刘昌义因暂编第二十七师去向不明和急于离开薛店而忧心忡忡。我往返奔波于薛店镇四门之间观察敌情，考虑当晚部队的行进路线。

花园村附近遭遇战

4月22日日暮后，我们一行百余人来到南门两侧。我登上寨墙向外观察，见无异常情况，即命特务连出发，向南略偏东方向搜索前进。行进中，我们避开道路和村庄，并将队形疏散开，随时准备战斗。

夜10时许，我们在新郑县城东北约20华里的一个村庄里与暂编第二十七师会合了。此时我们才得知，昨夜刘军长带队攻击绪张时，萧劲即命全师撤离八岗，于今日拂晓到达此地。因新郑城内和城东均有日军，不能通过，故在该村内隐蔽。不久，胡光耀营也来到这里。

夜11时许，据情报人员报告说，新郑城内的日军兵力较大，城东南约20华里的花园村有一个大队，花园以东各村也都驻有日军，只是新郑县城与花园村之间尚未发现敌踪。于是军长刘昌义和师长萧劲商定：部队从新郑以东8华里处通过日军的占领地带，以刘耀军第七十九团为前卫，刘军长带领特务连和胡光耀营紧随其后，萧师长位于本队。我非常清楚军长不在本队而跟在前卫团之后，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能抓住他的老部下刘耀军的第七十九团作战。该团在中牟战场上伤亡很大，现在仅剩600多人了。

4月23日零时，部队按原定的顺序和行进路线出发了。当前卫团接近花园村西南的一个村庄北缘，我和军长刚走上村北50米的石桥时，突然遇到村内日军的猛烈射击。我们急忙跳到桥下的干河沟里，前卫团也被迫退至此处。刘军长立即命令暂编第二十七师速派一个团监视新郑的日军，再派一个营牵制花园村之敌；胡光耀营经该村西侧绕至村南拊敌后背；第七十九团以一个营迂回至村东，另两个营待胡营打响后立即从正面发起攻击。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了村内约一个中队的日军，并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100余支。

战斗结束不久，花园村方面的枪声也逐渐停息，估计是暂编第二十七师的那个营已奉萧劲之命撤离了。刘军长立即带领刘耀军团和胡光耀营从南街口出村，向左迂回，攻击花园村之敌。由于该处敌人兵力较强，激战至拂晓，我军仍未能攻入村内。此时，驻新郑的日军即将出动，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刘军长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以胡营为前队，刘团为后队，向许昌方向转进。

和尚桥突围

4月23日上午，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空袭，部队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直至下午3时许才到达长葛县和尚桥村。此地位于长葛县城以西，许昌以北。一条长约500米的南北土路是村内的主要道路，紧靠村东侧的平汉铁路此时已拆除，东面是大片的麦田。清颍河自北向南，在村西约1500米处转向东南穿村而过，一座长约数10米的石桥连接着河两岸的大街。村南端地势骤然升高，两条深达二米的大沟与南街口相交，一条伸向东南，另一条伸向西南，分别是通往许昌和禹县的大道。两条沟之间是一块三角形的坟地，其顶端正对南街口处有一座五道庙。坟地居高临下，地形十分有利。这里虽是许昌以北的重要屏障，但在我们一行到达之前，却既无部队防守，也未构筑防御工事，仅在村边挖了一些立

式或跪式的散兵坑。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欠第二营）驻守在和尚桥以东的几个村里，团部驻和尚桥东南约1500米处的一个村庄。

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激战和行军，官兵们已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和尚桥保公所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饭食，军长刘昌义决定在此宿营，翌日再去许昌。

饭后，刘军长用保公所的电话与驻许昌的吕公良师长通了话。这时，上校参议王宝斋（河南镇平人）和王海东（河南修武人，前第八十一团团长）便装自后方来见军长，要求去敌后组织抗日部队。经军长批准，我发给他俩每人十张盖过暂编第十五军关防的空白差假证和公函纸。后来听说，王海东在组织抗日队伍时被日军逮捕杀害。

下午4时，哨兵跑来报告，说在和尚桥以北2000米的一个村庄里有大队日军，正在向和尚桥进犯。刘军长命令第七十九团立即进入村边阵地，准备战斗。由于没有防御工事，部队只得利用村边的房屋和墙垣坚守。

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我军则因炮弹用尽而无法进行远距离拦阻射击，只能待其迫近时以轻武器进行近距离作战。日军的行进速度很快，下午5时30分即与我军接上了火，我第七十九团官兵沉着应战，以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然而该团以不足600人对付数千敌人，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均处劣势。当敌人第二次冲锋时，该团已无力支持，只得退入村内防守。

战斗打响后，我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日军的动向。此时，我发现日军的后续部队正向我左翼运动，有经村西向南迂回，夺取村南高地，对我军进行前后夹击之企图。我急忙将此情况报告了军长。刘军长命令第七十九团继续阻击正面之敌，自己带领胡光耀营、特务连和军官队立即离开保公所，数名警察和保公所人员紧随其后，顺着街道向南跑去。在通过石桥时，几乎是与我们齐头并进的敌人，已自村西的河道用机枪向桥面射击，我军有几名士

兵倒下。刘军长一面组织火力掩护，一面指挥部队低姿跑步前进，迅速通过石桥直奔村南口，终于抢先一步占领了村南的三角形高地。我军居高临下，立即与从村西绕过来的敌人展开了战斗，将敌人压迫在沟道内。

晚7时后，敌人接二连三地对高地发起冲锋，战斗更加激烈。五道庙的庙顶已被敌军的机枪掀掉，高地上的几棵小树也被打得光秃秃的。我军官兵英勇顽强，用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守卫和尚桥村的第七十九团与敌军逐房逐院地争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尚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周围，枪声、喊杀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守卫在那里的第八十六团（欠二营）也正在与敌军鏖战。

这时，我们发现和尚桥村东的大片麦田里无我军部队防守。为了防止敌军由此钻隙南窜，刘军长命令我迅速通知姚俊明团长，派一个连去填补空隙。我怕时间来不及，就建议先派军官队越过沟道向北警戒，军长同意。于是我便带领仅剩20人的军官队，由高地东侧越过沟道，到达指定地点，然后独自一人提着手枪沿沟堤直奔东南。

在距和尚桥1500米处，我找到了姚团长，向他传达了军长的命令。姚团长听后十分为难，他领我来到团部，说：“你看，这里只剩下一个排的预备队了，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能拉上去应急。”接着，我们又来到阵地上，这里正在进行着紧张激烈的战斗。当夜刮起东北风，黄沙扑面，我军阵地面向北方，对作战极为不利。我跟姚团长在阵地上巡视了一遍，深感兵力已不敷使用，若强行抽出一个连，势必导致全线溃退，因而只得急速回去复命。

当我跑到距坟地250米处时，发现一人迎面而来，我立即隐蔽在麦田里，高喊：“口令！”对方说：“是我呀！”我一听是军长，连忙站起身来问：“你一个人到哪儿去，怎么连卫士都不带呀？”军长说：“卫士班都去拼刺刀了，我还带什么？你去了半天还不回来，我是来找你的。”我说：“小声点，路北的情况不明。”话还没说完，

敌军就从路北约 50 米处的麦田里用机枪扫射过来，紧接着又是一阵步枪。我抓住军长的袖子往下一拽，弯腰低姿跑回坟地，钻进一个已经迁葬的墓穴里。此时，坟地西侧二营阵地前的敌军不断发起冲锋，东侧特务连阵地对面敌军的火力也十分猛烈，我军已是腹背受敌。刘军长突然从墓穴里一跃而起，骂道：“他妈的，和鬼子拼了！”他脱下大衣扔到一边，又摘掉军帽甩出老远，端着枪要冲上去和敌军拼命。我急忙把他按倒在墓穴里，说：“军座，现在可不是拼命的时候，你还要去许昌指挥新编第二十九师作战呢！”

这时，日军已占领了和尚桥的北半部，我第七十九团经过激烈巷战，被迫撤至清潁河南岸，与村南高地上的二营和特务连阵地相衔接，利用南街两侧的房屋继续阻敌。24 日 1 时许，守卫在和尚桥以东麦田里的军官队队员已全部阵亡，第八十六团阵地上也已是一片沉寂。半小时后，和尚桥东南第八十六团团部方向经过一阵激战，枪声也逐渐稀疏了。不久，敌军的机枪由那里向我阵地后方打来，我军已处在敌军的东、西、北和东南四面包围之中。我军以七八百人的疲惫之师，孤军困守和尚桥一隅，既无力消灭或击退数倍于己之敌，更不可能长期坚守，若待天亮后敌军发起进攻，就会招致全军覆没的厄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刘军长决定 1 时 50 分突围。他让我派传令兵去通知刘耀军团长，又从第二营和特务连挑选了 20 名精壮士兵组成奋勇队担任掩护。

1 时 50 分，潜伏在原第八十六团团部驻地村边的奋勇队，准时向村内的敌军投掷手榴弹，该处顿时枪声大作。我阵地东面的敌军调转枪口向东南盲目射击，西、北两面的敌军也都在注视着那里的突变。我军乘机迅速撤离了阵地。敌军虽已发觉，但因天黑看不清我军的动向而不敢贸然追击，只是在原地胡乱打枪。我军以北极星为准，先向南再向西南，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然后又转向东南，朝许昌方向转进。